

人物档案

姜欢苓,原北川中学高一三班学生,北川中学1342名幸存者之一,曾因一片废墟上的“死亡日记”被人熟知,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,断然否认了日记为自己所写。

地震一年,她觉得生活如同做梦,“梦到了开始,却看不见结尾”,她和她的同学一样,讨厌外界走马灯式的关心探究,她说:“没有经历过地震,你们真的不懂我们的痛。”

核心提示

北川中学已不在曾经的北川县城,唯一能和旧学校联系起来的,是废墟里找到的那块“四川省北川中学”的校牌。震后的北川中学学生们,一直辗转,在长虹培训中心,他们有了新校园,1342名学生迎来了震后第一个夏天。

晚报记者 王战龙 马静/文 常亮/图



姜欢苓在教室里



北川中学,一名女生的人生方向

抗拒采访

讨厌那些貌似关心的聊天,一遍一遍,撕开她刚刚愈合的伤口

姜欢苓觉得自己的出名,有些突兀。

2008年5月22日,北川中学,救援人员发现了一本被埋学生的“死亡日记”,歪歪斜斜的笔迹,短短200余字,却处处流露出求生的渴望,让人动容。

封面上,日记主人留下了自己的名字:姜欢苓,高一三班。

此后,媒体不断探寻“最坚强女孩”在废墟中写死亡日记的背后故事。

“当时你是什么情况?怎么想到写日记的?”第一拨记者来的时候,直奔主题。

“什么死亡日记?”姜欢苓摸不着头脑。

“我没有写,没有被埋在废墟里,地震以后,我侥幸逃脱,随后进行救人。”但她的解释并没有为大家所接受,一拨接一拨的访问者,重复着相同的问题。

起初,她是否认,后来,她不吭声,再后来,她见到记者心生反感。

“为什么问的是同一个问题?我已经重复了很多次,不是我写的。”姜欢苓怀疑媒体无中生有。

姜欢苓说,她不讨厌聊天,而是讨厌那些貌似关心的聊天,一遍一遍,撕开她刚刚愈合的伤口。

地震过后,视察、慰问、捐助纷至沓来。有的自带宣传横幅,在操场前、旗杆旁一挂就是几天;有的要求全体学生出席;有的还喜欢把残疾学生推到最前头,握手、拍照;也有不搞活动的,悄悄运了东西来,签收,看一看学校,就走了。

对于她和同学来说,这一年多看到的大人物和明星之多,以及世象种种,是他们过去无法想象的。

姜欢苓说:“没有经历过地震,你们真的不懂我们的痛。”

成绩提高了 她并不乐观,因为学生人数比从前少了一半,她觉得现在的排名不真实

姜欢苓喜欢这样介绍自己,“我是很内向的”。同学笑她,装。“比外向还外向。”同学夸张地伸展手臂,画了一个大弧形。

事实上,姜欢苓是个乐观的女孩,她并不回避地震发生时的情景。

“所有的事都发生在瞬息之间,耳边只听到‘砰’的一声,眼睛所能看见的就只有眼前的几米,灰尘铺天盖地,等能看清路了,我发现我已经到了一楼,走到操场一看,眼前的一幕让我惊呆了,五层的教学楼不见了,只剩下一片废墟。”

“随后大家都加入到救人的行列中,哭泣声、喊叫声,铺天盖地,看到自己的同学被压在废墟中,我真的好想哭。但我知道哭是没用的,在这个时候坚强才是最重要的,所以我没哭,并且安慰他们,让我的同学们坚持住。”

地震后,从绵阳九洲体育馆到长虹职工文

体活动中心,再到长虹培训中心;从帐篷再到活动板房,姜欢苓随着北川中学在移动中度过了夏天、秋天、冬天,现在迎来了震后第一个夏天。

她在不断的移动中,结束了最后两个月的高一生活。她没有按部就班,从高一三班升入高二三班,而是进入了一个新班级“高二二班”。

地震时的老北川中学,两幢五层高的教学楼,一幢完全垮塌,震前2793名学生,震后仅幸存下来1342人,少了一半。

在最近一次考试中,姜欢苓全年级排名50多,按照学校往年的升学率判断,前100名考上大学的比例,姜欢苓很有可能迈进大学校门,而她对此并不乐观。

“有一个快班(重点班),没有跑出来几个,我的排名自然提高了,但这不真实。”姜欢苓很坦

率。她说,自己以前的成绩大概全年级排名七八十,介于好坏之间。

姜欢苓的哥哥是北川中学走出去的大学生,她希望和哥哥一样有出息。但上课时,她会不自觉走神,也不知道想什么,只是放任思想抛锚。姜欢苓说,自己地震前后的学习态度,一个是“专心致志”,一个是“天马行空”。

现在的北川中学暂居绵阳市长虹培训中心,在夏日的阳光下,干净明亮,校园一角,绿色草坪上几株金黄的法国梧桐零星散落,蓝顶白墙的板房建得很漂亮。

姜欢苓却并不喜欢,她始终认为,“还是以前的北川中学好,安静。这里太嘈杂,学不进去”。

即使能够回到老北川中学,她能安静吗?很多同学和她一样,心理矛盾。

QQ空间纪念 上面多是离开的同学的照片,没有标明任何说明性文字,名字刻在心底

死亡日记以后,姜欢苓停止了写日记的习惯。她说,那是阴影,不想再重复往事,撕裂伤口的记忆。

她在QQ空间里面开通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地方,纪念自己的同学,上面多是图片,离开的同学的照片,她说,很多同学都开通了QQ空间,将以前好朋友的照片放上去,但并没有标明任何说明性文字,名字刻在每个人的心底。

她把空间的名字改为“晴天”,反复放着周杰伦的歌,“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,但偏偏雨渐渐大到我看你不见,还要多久我才能在你身边,

等到放晴的那天也许我会比较好一点”。

她希望所有人都来纪念自己离去的同学,又害怕外人喋喋不休地询问,像看故事会一样地猎奇,“亲戚或余悲,他人亦已歇”,她说,现在才深刻体会到诗词真正的含义。

姜欢苓的空间里,只有一句文字性的东西:“有些事是永远忘不了的,就算是时间也不能!有些东西失去了才知道珍惜,后悔也没用!”

她说,想写一些纪念性的文字,却不知道从何说起,总是写下一句话,然后删除,反反复复。

偶然,以前的同班同学聚在一起,也会谈起

离去的同学,想念他们的好,想念一起快乐时光,但尽量避免,因为,伤口一不小心就会再次被撕裂。聚会是为了延续对离去同学的想念,结果,每个人都宁愿开着不着边际的玩笑,放声大笑,掩饰他们内心的伤痛。

她想回到以前的北川中学,因为那里安静,但是她又害怕安静,因为会陷入回忆。

她说,现在考虑一个问题,是不是把空间的照片都删除了?看见就难受,删了又害怕再也看不到。

“还是加密吧,留给自己以后看。”

疗伤方式 玩卡丁车游戏,大家组成一个方队,缩在网吧里拼命找菜鸟玩,一把一把不厌其烦

5月12日开始,姜欢苓开始讨厌做梦。

她说,经常会梦见一只手,一只好朋友的手伸向她,她却没拉住,瞬间,掉入黑暗的深渊。

醒来后,她揪着被角,狼狗地哭。

“如果是梦,让我快点醒吧!如果是真的事,让它快点结束吧!”她在一篇公开日记中写道。她说,地震后,同学们都变了,好像疏远了,拼命压抑着自己的情感。

4月25日,绵阳市郊,长虹培训中心,新北川中学。“北川中学站起来了”,校园的黑板上,粉笔书写得异常醒目。唯一能和70多公里外的旧学校联系起来的,是废墟里找到的“四川省北川中

学”的校牌。

上体育课的孩子在操场上奔跑、打闹和嬉笑;蓝顶白墙的活动板房中间,摆放着安静的轮椅;“多难兴邦”的题字挂在黑板旁边。

“这里表面上和其他学校没什么不同,但其实每个人都有心事。”一名心理志愿者说。在这个不大的校园里,有同学失去父母,有同学失去兄弟,而每一个同学都失去了同学。

姜欢苓所在的班级对面,是一个心理咨询机构,她说,刚开始时经常去,因为可以玩游戏,后来一直重复一个游戏,无聊,慢慢很少去了。

她在寻找自己的疗伤方式,在周末的时候,

她所在的班级里的同学大多喜欢玩卡丁车游戏,心情烦闷时,组成了一个方队,缩在附近网吧的电脑后面,拼命地找菜鸟玩,一把一把不厌其烦地赢。姜欢苓说,胜利的感觉可以掩饰内心的痛。

地震前,姜欢苓幻想考上一座大学,离家越远越好,而现在,面对来年的高考,她说,生活突然找不到方向。

心理咨询室的墙上,一位同学贴出自己的心里话:“我的心愿是学习进步,但我真的想回家!”

有人说,时间是疗伤的良药,对于姜欢苓他们来说,地震的伤害,一年,显然无法愈合。